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下午3时,水陶小学放学,何春生和全体学生一起高歌一曲《放学歌》,然后17名学生分列两队,出校门后,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整队回家。

这是1943年8月,一缕阳光斜照进这座名为奎星楼的土楼,为闽南的酷暑增添了几分热度。小学唯一的教员何春生送走了学生,在土楼天井

找到了一个阴凉处,支起一张小桌子,铺开文房四宝,转换身份,成为一名为村民写回批的批局文员。这样的生活,春生已经坚持两年了。水陶村的批局设在奎星楼一楼西侧的一间大房子里,奎星楼是水陶村傅氏家族的宗祠所在地,这是一座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三层四方形土楼,一、二层为花岗岩石砌建,第三层由三合土夯筑。水陶村共有77户人家,家家户

都有亲人远赴南洋谋生。曾经,批局生意红火,每天都有侨批寄到,负责送递的“批脚”走家串户,给留守的侨眷带来贍家款,更捎来远方亲人的越洋信息。村民们接到侨批后,一般都会去批局找文员写回批,回批经原路返回寄批人手中,至此,一封跨越山海的银信合一家书,才算完成了使命。

两年前,村里对外招募小学教员兼批局文员,外地青年何春生揭榜,成了村里小学第一位说官话的教员。当时全校共有30名学生,每名学生一学期的学费是10斤大米,春生一年的薪水是5银元加288斤大米。写回批常常也能收到村民馈赠的礼物,有时村民想送点感谢费,但春生一律拒收。春生把大米和食物类的礼物都交给了批局的“批脚”傅养堯,傅养堯一家四口就住在土楼二楼的北屋,春生的一日三餐都在他家,睡觉就在批局里,倒也简单自在。

水陶小学原来在村公所的隔壁,有两间大瓦房,分高低两个年级。去年底一架日军的飞机飞过来,投下两颗炸弹,正中小学校,幸好当时师生们都放假回家了,无人伤亡。小学只好迁入奎星楼东屋,与批局东西相对,灰暗的土楼,霎时鲜活而热闹起来。

在春生来到水陶村四个月的时候,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硝烟席卷香港和东南亚,南洋海上侨汇路线戛然中断,相当于切断了包括水陶村在内的粤闽众多乡镇的“生命线”。

水陶村村长同时也是批局的经理傅梓玖,向春生预支了全年的5银元,然后与他商谈减薪的事。傅梓玖说,形势急剧变化,批局有可能要暂时关闭,问春生是否还愿意留下,如果能留,俸粮的数量不变,但俸银要先减半,后面看情况可能还会再减;如果他想去,也不必受合同约束。

春生说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也舍不得孩子们,如果村里还聘用他,他肯定会留下来,减薪没关系,国难当头,大家共渡难关。春生的话

野山鸡因名字中带个“山”字,家乡人总以为是山里的鸟,在七里海很难见到。近几年,不知这鸟是从哪儿飞来的,忽然就多起来了,而且来了就不想再走。漫步在七里海,有幸就能遇见野山鸡。

野山鸡,又名雉鸡、环颈雉,因有红、绿、紫、褐、灰、黑、白等多种颜色,又称七彩山鸡。它的体形跟家鸡差不多,但比家鸡漂亮多了,尤其是雄雉,棕褐色的头顶,绿色的颈部,脖颈间还有个标志性的白色环带。它紫红色的上身,蓝灰色的背部和腰部,以及红褐色的胸部,无一处不鲜艳,无一处不精彩。野山鸡身上的颜色搭配得极其协调,哪儿该红,哪儿该黄,哪儿该绿,都恰到好处,就连鸡身上点缀的斑点、花纹,都像

是精心设计的,再搭配上锦带一样长长的尾羽,与全身华丽的锦衣浑然一体。小时候看京剧演出,风流小生和刀马旦,如穆桂英、吕布等,帽冠上总是高高挑起两支华丽翎毛。演员在舞台上使出各种招式,翎毛便随之舞动,顺手将翎毛一弯,就成了柔软的弧状,一松手又轻松弹回去。小生、刀马旦有了漂亮、飘逸翎毛的衬托,显得更加潇洒和威武。那高高挑起的翎毛是哪儿来的呢?听大人们说,这叫雄鸡翎,取自野山鸡的尾羽。从那时候起,我便对野山鸡产生了兴趣。

家乡人喜欢野山鸡,称它为“吉祥鸟”,是吉祥富贵、品质高洁、勇敢坚毅的象征。一些家庭的服饰、器皿、装饰、绘画中,常见野山鸡的形象。那些年,我只是听说过这鸟很美,但没亲眼见过。过春节时,家里就张贴着野山鸡的年画,一雌一雄落在树枝上,几朵牡丹恣意绽放。鸟儿顾盼生情,花儿雍容华贵,寓意“吉祥富贵”。

那些年,我老想亲眼看看野山鸡,但一直没有机会。近几年,家乡环境大变,水清岸绿,草木繁茂,秀美幽静,这美丽大鸟便不请自来。在七里海,它们以草籽、嫩叶为食,在草丛、灌木丛中栖息、筑巢繁衍,过着安

编辑手记

“津沽采风”栏目旨在推荐本地作者,谱写家乡的新变化、新风貌,挖掘天津的城市之美。本文作者于增会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市宁河区人,作为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顾问,今年已是83岁高龄的于增会谈起湿地内的珍稀动植物,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他见证并参与了七里海湿地的保护过程。这篇散文以野山鸡为线索,织就了一幅兼

只说了一半,他来水陶村,是带着一份秘密任务来的,这个当然不能对村长说。就这样,春生在这个离白水县城不到10里路的村子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两年,他在等待着一封特殊侨批的出现。

太阳渐渐落山了,春生也没等来一个写回批的村民,他失神地望着土楼外已经抽穗的稻田,脑海里一直回想着两年前离开县城时,到白水中学找上线吴水波的情形。吴水波给了他一张纸条,

上面是一串数字“517298”,让他背下来后,就点火烧了。那天,春生领了一个秘密任务:到水陶村批局等候一封特殊的侨批,这是一笔海外华侨支持闽中抗日游击队的募捐款,寄信人、寄达时间未知,金额不详,但有一个特殊的编号,就是刚才烧掉的纸上的那串数字。

就这样,春生以揭榜应聘的方式,在水陶村住了下来。刚来时,批局的生意很好,春生密切关注着每张批封上面的编号,希望心里那串背得烂熟的数字能早一点出现。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硝烟切断了侨批的汇路,春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到侨批了。他担心那项任务会受到影响,就跑了趟县城,找吴水波探听消息。吴水波很肯定地答复,海外华侨的募集款已到位,但因为汇路中断无法汇入国内,他们正在积极筹划新的汇路,相信不久后便能有所结果。

一天,傅梓玖很兴奋地告诉春生和傅养堯,一条连接越南和国内的新汇路已经打通,不久可能就会恢复部分侨批,并让他们分头去村民家,动员他们将之前闲置的农田利用起来。水陶村的一些村民习惯于依靠南洋“番客”的侨批过生活,渐渐荒废了田地,口粮都要靠买,家里的孩子也因为家中少粮而辍学,小学的学生数量已从春生刚来时的30人,逐渐降到现在的17人。村长就是想让村民们重新回到田里,做好两手准备。

春生进县城找吴水波核实情况。吴水波告诉

他,村长的消息是准确的,海外华侨在广西与

全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人们在土路上行走,有时就会与野山鸡不期而遇,常见它们出双入对地在一起,相亲相爱、形影不离。见人来了,它们会快速飞起,但飞不多远,又落入草丛。有时又似乎并不怕人,待快要接近它们时,野山鸡并不飞起,就在人面前走来走去,任由人们观赏。偶尔还会见到这样的一幕:一雌一雄两只大鸟,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以为是它们发现了什么,细看,并无异常。片刻之后,几乎就是同时,它们又“噔噔噔”迈着大步凑到一起,接着就是一阵亲昵的相拥,好似“久别重逢”一般。

春天,草木葱茏,万物复苏。野山鸡进入繁殖期,也异常活跃起来。在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躲在隐蔽处观察,会发现不少有趣的情景:雌鸟常常撒欢似的满地乱跑,不时轻盈起舞,仰颈欢歌。雄鸟常站在高处,发出清脆的鸣叫,不停地拍打翅膀,大步追逐雌鸡,待迨上后,一只翅膀低垂着,另一只翅膀向上扬起,同时竖起尾羽和冠羽,围着雌鸡打转,显示自己的美丽与威武。若是遇到另一只雄鸡入侵,必会果断出击,两只雄鸡腾空跃起,翅膀激烈地相互拍打,用尖喙、利爪互相攻击,直到将“入侵者”赶走。

说来也巧,就在几天前,我在那条土路上又见到了两只野山鸡。我不禁停下脚步定睛欣赏,我爱看它们悠闲散步的样子,爱看它们亲亲热热的神态,更爱看它们潇洒的飞姿。两只大鸟就在我面前做着各种表演,许久许久。突然,不知怎的,它们突然高昂起头,警觉地四处观望,接着双翅一振,“扑棱棱”腾空而起。那硕大的身躯向着晴空缓缓飞去,形成一道彩虹般色彩斑斓的弧线,那漂亮的尾羽低垂着,恰似墨绿色的瀑布,翅膀拍动发出的声响,听起来又如山泉冲击悬崖,发出隐隐约约的流水声……

啊,太美了!这漂亮的野山鸡,不就是传说中的金凤凰吗!野山鸡的到来,为家乡增添了一抹绚丽色彩,也让大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本版题图 张宇尘具自然野趣与津沽风韵的乡土画卷。在作者笔下,这“锦羽彩雉”不仅是传说中吉祥富贵的象征,亦是家乡生态改善的鲜活见证。它们从“难以见到”到“不请自来”,其背后是“水清岸绿、草木繁茂”的生态改变,使它们从传统年画中“走”入现实,在碧波绿岸间筑巢繁衍,“人近而不惊”。这般和谐图景,恰是天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越南交界的一个叫东兴的地方,建立了一条新的地下汇路。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这条汇路不像以前那样通畅,只能是隐蔽式的零星汇款,所以没有规律性,数额也会比之前小得多。据可靠消息,那笔募集款也将通过这条东兴汇路汇入,让春生多加留心。

春生兴奋了起来,他立即返回水陶村。不久,果然开始有零星的侨批寄到,给沉寂的村庄带来了生机,春生也开始有少量代写回批的工作了,他继续密切关注着那封特殊侨批的踪迹。

一个闷热的傍晚,春生接待了一位来写回批的村民。春生写回批的流程是,听完回批人的叙述,就开始动笔,写完后念一遍给对方听,再做些补充修改,然后封批,交给傅养堯,后者隔几天会进城一次,将回批交白水批局原路寄回。这天,恰好傅养堯不在,春生就自己在批局找到傅养堯暂放回批的抽屉,将回批放了进去。春生关上抽屉,看到旁边还有一个抽屉,平时都是上了锁的,今天不知为何没锁,他一时好奇,就拉开了,没想到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在这个抽屉里,整整齐齐码放着一沓批封,上面都是自己的笔迹。春生把它们拿了出来,数了数,大约有50封,也就是说,自己在这一年多里写的回批,大多没有寄出,而是压在村长的这个抽屉里。回批没有寄出,意味着其中藏着不可示人的目的!

春生努力回想着这一段时间以来,傅梓玖的表现确有不

太对劲的地方。他经常长时间坐在批局的那张太师椅上,手捧着旱烟吞云吐雾。他平时不太爱进城,可前些时候,他不但去了好几次白水,还进了两次刺桐城,每次都是一个人独行;有几次还与傅养堯低声耳语,见到春生时就不再说话,神神秘秘的。这些行为都很值得怀疑,难道村长贪污或者截流了部分侨批款?若这个怀疑为真,他会不会对那封特殊侨批下手?

春生赶紧赶到白水,当面向吴水波汇报了这个情况。吴水波沉吟许久,才说出了他的判断:傅梓玖贪污侨批的可能性很小。他说,当时挑选水陶村的批局作为募捐款的汇入局,组织上是做了大量前期考察的。傅梓玖年轻时曾加入同盟会,是早年县里少有的革命者。辛亥革命之后,他渐渐淡出政圈,选择隐退。前些年日本人曾请他到省城出任伪职,被他严词拒绝,而后,他便躲到了乡下。如此有民族气节的人,不应该会去贪污村民赖以生存的募捐款。当然,鉴于他这段时间的一些不寻常的表现,也不能排除会影响那笔募捐款的可能性,因此吴水波让春生继续观察,组织上也会对傅梓玖的行为做进一步调查。

春生回到水陶村,不动声色地继续着每日的工作。有一天,批局来了一位写回批的村民傅成远,他跟春生说了一件蹊跷的事。傅成远与年迈的老父亲相依为命,自己左手、左脚因劳伤致残,家里没有壮劳力。他有一个侄子在吉隆坡经商,过去遵父嘱每个月寄国币5银元回来给家中两位长辈,一年前突然寄来45银元,并附批说,他参加了马共,民族危难关头,暂时不能尽孝。但是前几天傅成远突然接到侄子的侨批汇款1银元,且附言十分简洁,不像是侄子的口吻,感觉甚是奇怪。

春生回想着,这几个月来他所接触到的侨批金额,大多是1银元或2银元,而且村民的收批率很平均,基本上每户都有,且似乎是轮流着来,很有规律,就像是有人在刻意安排似的。他想借机向傅养堯打探一些消息,但傅养堯讳莫如深,总是岔开话题,这更引起春生的怀疑。长时间处于等待和疑虑中,春生坐立不安,倍感煎熬。

这天,春生正在上课,傅养堯突然跑进课堂,对着春生一阵耳语。春生立即扔下手

上的课本,匆忙让班长带领同学背诵《三字经》,然后冲向了批局。

春生从表情平静的傅梓玖手里接过一个信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信封上那串每天心心念念的数字:517298,然后是一行力道雄健的行书:“白水水陶村小学何春先生启”。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春生还是感觉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快速地撕开信封,急切地读着这封从遥远异国寄来的信件:“春生胞弟如晤:海深陆远,相隔千里;离别已久,思念甚甚。弟侍奉双亲,操持教育,劳心劳力,功在内外;愚兄秉父之命,侨洋谋生,背井经年,若有薄余,理当贍家。然时令不佳,百业凋零,时至今日,方能有所奉寄,望弟见谅。兹托批局付国币10银元,权当弟日常家用,代兄尽孝为念;另拨大米30斤,交左邻表嫂;番薯20斤,偿还四叔前年之所欠。弟曾言小学生生艰苦,随附作业簿100册,愿解无纸之急。落笔匆匆,纸短情长。多事之秋,各自保重。兄春光字。”

读毕,春生倍感困惑。这时傅梓玖转身打开密码箱,取出一个沉甸甸的铁盒,交给春生。春生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封红纸包。傅梓玖说:“一封10银元,16封,共国币160银元,你数一下。”见春生仍然一脸不解,他又补充道:“我已打电话让县批局备了汽车,路上养堯陪你去白水,你若还有不明白之处,路上让他给你讲讲。”

路上,傅养堯给他普及了侨批的暗语。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加强了对占领地的管制,对承担了金融侨汇重任的侨批,更是虎视眈眈,东南亚一些国家本身也对侨批做了限制。东兴汇路秘密开通后,为了引起汇出国和

日本人的注意,各批局都采取了小额、不规律的运送方式来规避,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华侨们的需求,因此

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回望百年新文学,名刊始终与评论共生。《新青年》以“随感录”激活思想,《小说月报》借“创作批评”确立范式,《文艺报》《文学评论》则以系统化的理论批评奠定学科基石。其中,1985年创刊的《文学自由谈》首先开宗明义:“一切作家、作品,一切文学事件、文学现象,都可以一视同仁地成为本刊质疑、评点的对象。”

同时公开“六不”承诺,即不推敲人际关系,不苛求批评技法,不着眼作者地位,不体现编者好恶,不追求整齐划一,不青睐长文宏论。40年来,冯骥才、滕云、马献廷、任芙康、潘溯之、黄桂元、狄青等历任主编长期守望、接续传承。《文学自由谈》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凝聚业界共识,弘扬批评精神,被誉为“文学批评的轻骑兵”,成为全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独具特色的品牌期刊,深受广大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喜爱。

名刊之“名”,在于能坚持正确导向,直面新问题、迎接新挑战,开展建设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文学评论。《文学自由谈》始终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主动“介入”、自觉“干预”,致力于开创友善的商讨风气,营造舒畅宽松的舆论环境,通过学术争鸣,推动形成创作共识、评价共识和审美共识。

20世纪80年代,面对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创作、轻评论,把评论当作创作附庸的不良倾向,《文学自由谈》联合全国17家文艺评论刊物共同倡议:既要有不同观点、学派的自由竞争,也要有为了共同目标的友好合作;既要有独立的主体意识,也要有求同存异的恢宏胸襟;既要有因地制宜的合理分工,也要有全局性问题的共同商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坛上历经“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城市文学”“新写实主义”“先锋文学”“网络文学”“AI写作”等思潮,而每次“热点”或“冷门”出现,《文学自由谈》都“在场”,通过刊发高水准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策划重点选题、开辟相应专栏、组织同人研讨等,及时发出名刊之声,有力地去引导舆论、市场和大众,做到了以刊物见证历史、以评论参与历史。

名刊之“特”,在于能坚持从作家、作品出发,形式灵活、风格鲜明,确立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与市场认可相统一的评论标准。《文学自由谈》“论作品不论人品,谈文学不谈其他”,宣称刊物的一大目标是“服务读者、面向作家,探索创作、革新评论”,倡导集当代性、独创性、科学性、兼容性可与可读性于一体的文风,提出文学评论之文“应该是美文”,讲求思想之美、逻辑之美、行文之美、表述之美和用语之美。

王蒙一直是《文学自由谈》的热心作者和读者,曾称赞说,这本刊物“坚持在无思想的时代去思想,在无诗的时代呼唤诗”,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风——短小、生动、活泼、明快、幽默,不拘一格,有时候还相当泼辣。在他看来,谈《文学自由谈》中如花似锦的短文,“是一个乐趣,一个享受”。

《文学自由谈》的办刊思路在业界知名,因

一些批局设计出暗语来替代金额。比如春生收到的那封“胞兄来批”中,国币10银元,应是汇出国的汇款上限,另外大米30斤、番薯20斤,还有100本作业簿,都是暗指银元的数量,也就是说“胞兄”总共寄来160银元。至于表嫂、四叔、小学生指代的是谁,傅养堯说这就需要真正的收款人来解释了。

按照预定的方案,春生让司机将汽车开到白水汽车站,他让傅养堯在车上等候,一个人抱着米袋,走进失物招领处,里面有二个穿着车站制服的人,春生一眼认出其中一个

是吴水波装扮的,另一个肤色黑黑的壮汉他不认识。吴水波接过米袋,随手递给壮汉,然后低头给春生填了一张收据。春生接过收据,看到上面还

还有一行小字:“一个时辰后到白水中学”,看完他转身就走,整个过程大家都没说话,就把一件大事办完了。

傅养堯完成了他的护送任务,就留在城里办点其他事情。春生与他别过,先找了一家面馆填饱了肚子,然后到白水中学与吴水波会合。吴水波的金丝眼镜后面

面闪着一丝兴奋的光芒,他紧紧握住春生的手,春生感觉到这一握,是对他历时两年

蛰伏的最好肯定。

吴水波说,钱款与信件已经通过秘密通道转交游击队,信中的暗语有待破译,并嘱春生回批时,承诺一定会按“胞兄”的要求,把钱用在抗战前线。这次任务干得漂亮,但也很容易引起

侵略者城日军的注意,他很快从中学辞职,由上级重新安排,汽车站那个交通点也已经关闭。水陶村多山僻静,目前还比较安全,他让春生暂时继续在村里住下,等待组织的新指令。临别时,吴水波将一个信封交给春生,说:“这是组织上对傅梓玖的最新调查材料,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乡绅,是我们统一战线上可信赖的朋友。这封信请你设法永久保留,日后或许有用。”

春生雇了一辆牛车回水陶村,在晃悠悠的牛车上,展开了那封信,信不长,他反复看了三遍。

在炮火中诞生的东兴汇路,是太平洋战争后连接东南亚和国内

的唯一通道,全程延伸3000余公里,基本的路线是:南洋各国侨汇集中到越南芒街,跨境进入广西

边境的东兴,然后由广西、广东两省各县原有的批局秘密代理,并渗透至当时的沦陷区汕头以及邻

此,一直引起众多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和兴趣,形成了包括专业的作家、评论家、学者以及普通的文学爱好者等在内的庞大的读者群体。

名刊之“强”,在于能巩固评论阵地,团结中外作家,发掘文学新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40年历史、6000篇文章,数百名作者以及不计其数的读者,共同创造了《文学自由谈》毋庸置疑的文坛影响力,形成了强大的当代文学评论阵地。不少文学

大家、评论名家都曾在《文学自由谈》发表过作品,不唯是,米·肖洛霍夫、鲍·李福清、罗伯特·哈姆弗莱等人的文学评论译作,也经由这一刊物传播到中国,同时大量的文学评论新力量也大多通过这一平台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的评论家。

文学评论是一座重要的桥梁,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鉴赏作品,同时也会促使作家更好地完善创作、不断地提高创作水平。“给名作家以挑剔,给无名作家以鼓励”,也是《文学自由谈》的一大办刊理念。当然,正如任芙康所解释:挑剔不是故意挑刺和刻意找茬,而一定是真诚、直击要害却又富有建设性;对无名作家也不是只有溢美,而是在充分肯定其作品的同时提出建设性意见。正所谓:千名家示以针砭,期其百尺竿头;于新锐加以扶掖,愿其一日千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其刊发的《试论〈班主任〉的局限性》《在〈海的梦〉的“达

观”背后》《〈爱,是不能忘记的〉叙述观察》等评论文章,以理论立、以理服人,充满朝气和锐气,在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大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刊物致力于融通中国古代传统文论、西方近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三大系统,推动确立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构建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周骥良曾通过《文学自由谈》语重心长地呼吁:“作为作者的中国人,他要热爱祖国,底气充沛;他要站在中国腾飞与发展的高度上;他要在民族的与民间的传统上有所继承;他要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他认为,正如鲁迅所言“血管里流的总是血,水管里流的总是水”,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作品,要求也很简单,“只要做到中国人在写中国人,那就很好了”。近年来,《文学自由谈》进一步倡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牢牢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

发展以及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不断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学评价的三大体系。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成为文坛最新话题。与此同时,学院派文学评论“堆砌概念、话语艰深”的问题依然存在,自媒体文学评论“情绪先于学理、点赞取代分析”的挑战也已来临。如何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的文学评论、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100多家知名文学报刊必须提交的“时代答卷”。

对此,《文学自由谈》在纸质刊物读者受众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进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体的建构、拓展和融合之中。它奋其老成、导以新潮,一方面从立场、栏目、文风、平台四个维度彰显特色,另一方面从人才、评价、传播等方面守正创新,力求在助推文学精品、引领文学风潮、弘扬文学价值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持续发展贡献磅礴之力。

省福建。东兴汇路的开通极大缓解了国内数百万侨眷濒临绝境的生活困境,同时也肩负着华侨对祖国捐赠抗战物资的重任。但由于路途艰辛,加上日军加强搜捕,东兴汇路险象环生,一笔侨批如果顺利的话,往往也需要1至3个月才能寄达,而且批多路窄,很多侨批无法排上号,实际上大多数侨眷是难以收到海外汇款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水陶村一些村民已濒于断粮。傅梓玖一直动员村民们重返农田,但还是有几户像傅成远这样的家庭没有劳力下地劳作。面对村民的生存困境,傅梓玖思虑再三,决定假托侨批,自己暗中补贴。他将每户村民的贫富情况排了序,制定出了一份资助计划表。他坚持不动用批局的公款,而是自掏腰包垫付,虽然每户只有1至2银元,但一年多来,傅梓玖默默付出了近200银元,其间他卖掉了白水的一块田地,还到刺桐市里与人洽谈出租住宅。为了使他的暗中接济不露痕迹,傅梓玖还得借他人人口吻来拟写侨批,虽因回复过于简洁或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令一些村民有所察觉,但出于生计考虑,他们大多没有声张。

傅养堯作为“批脚”,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他将傅梓玖代制的侨批和垫付的钱款送到村民手中,再将春生写的不需要寄出的回批存放在批局的抽屉里,但不巧那天村长忘记上锁,才让春生发现了秘密的一角。

春生既为曾经怀疑傅梓玖的人品感到惭愧,也为自己减薪实际上可以

以借助村民而倍感欣慰。

这年秋天,水陶村难得地结束了多年的歉收。暑假结束后,报名注册的小学生又增加到了25名。春生站在奎星楼门口迎接新生,他看着新年时他手书并贴在土楼门前的那副对联:“奎星堂上初飞燕,批局庭前新种花”,有一种别样的感受。他领着新生和家长往里走,和他们说着还不熟练的本地方言,突然脑海中电光石火一闪:517298,用闽南话读起来,不就是“我支持你到底”的谐音吗?

文艺周刊 第三〇五四期